至正四明續志

四明續志卷第十一

集古

按宋乾道志叙云制置張公津首爲郡志有曰明之爲郡在古爲餘姚之墟在漢爲會稽之境逮唐武德中郎鄮置縣開元中郎縣爲州山有四明洞有梨洲有孫興公見之於賦有梅僊虞喜之所廬有任奕董黯之人物有王密房琯之德政有康憲錢公億之墓有荆國王文公之祠其他山川勝槩章章在人耳目者未易縷舉以故搜訪遺亡以補四明之故事也州城內古跡七令略其所不存而書其有遺跡可攷者焉

蛟池或曰郡蛟池在郡治之西北隅故老云㫺有蛟自

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其旁立佽飛廟以鎮之按寶

慶志載城中旣有日月二湖又鑿此池瀦水以備旱

時已爲居民所侵堙塞無幾距今又一百餘年民乃

建僧庵于池上繚以廊廡內設石闌甃砌以汲秪成一

小沼而已

鎮明嶺在縣治南一里三十步上有佛亭宋天禧中太

守李夷庚以州無案山故累土爲阜高數丈名曰鎮

明嶺葢因舊而增之非創爲也其後往來者憚於登

涉日削月夷今已爲平陸矣

董孝廟碑大曆 閻刺史 崔殷記徐浩書昔與唐刺史

王密德政碑李肸文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並傳建

炎兵火石已斷缺今所存宋僉判韓囍重刻

王荊公讀書臺宋慶曆七年王安石宰鄞邑時所築在

今廉訪司分司北僅存遺址積瓦礫成阜四向悉儞

為菜圃

奉國軍節度使彭城錢公碑銘崔仁冀撰碑已無存而

乾道志載其文

石延年古松詩石刻舊淪泼於平準庫荒棘中後紀至

元間府判齊讓移置府治之廳側其詞曰直氣森森

趾屈蟠鐵衣生澁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声撼半

天風雨寒。蒼蘚靜緑離石上絲羅高附入雲端報言

帝室掄村者便作明堂一柱看尚書樓鑰有跋語云

吾鄉郡後茅官舍光有壽筆驛石刻慶元己未鄭推

古汴趙師旻字致道又刻此以配之

桃源洞在今帥府後圃之北宋時舊有池亭樓觀巷建

步廊雖雨雪不妨行樂兵火後盡廢僅有荒地人猶

名其地曰桃源洞云

瑩化刻源九曲溪一曲（六詔有詔王石泉祠）二曲（澳駐有吳越錢王洞）三曲（西湖有石燈小覺谷）四曲（詞溪有淨慈禪寺）

五曲（三石有冊山洞天永同寺）六曲（言吉有不來寺）七曲（斑溪有報本寺）八曲（高塞有定寶寺）九曲（公宗緑植書院）

四明慈溪縣重建二橋記

王說

慈溪直縣之南横亘大江有二橋其東曰驄馬昔唐相房公琯之始建公嘗為御史出宰是邑因名焉紀其迹也歲祀浸遠規模略存圮而不完行者病涉易傳廣賦邑人悉勞績是之慶其來且父治平紀號之三載祕省于君來治于是與尉畢君同心協力共成善政興利除害知無不為涖事之明年有邑民如顔覇等數四造庭狀斯橋之壞久不加葺即有揭厲之憂力將繕完衆意咸若二君嘉其誠之至因然其請命工之日且與其謀曰潮汎上下汝流迅急而橋制促狹往來艱隘每船艫銜尾汝往塞而不通而又梁

木梁露易以隳頹今將徹柱以避湍悍闔壹以庇風雨
使方舟而濟皆無墮之剝阻騎車而渡者免咪濕之患
既安且久斯為便利授以機智不日而成起孟夏與作至
仲穐厥工告畢　焉惟麗乎駕長川井邑於是改觀江山
為之增氣其所曰大寶者因山為名制作非古漫亦圮壞以
其美材易而新之從民志也噫前世作之以為善利
後賢重之以成大壯則知萬法之變踵其事而增其華
亦如是之無窮也又况因樂輸之民以嵩永久之利非
能政者安可議哉且除道梁　丘明書為美談秉輿濟人
孟子謂之不知政今觀二君之用心比之古人無愧矣

李陸二公祠堂記

閔杞

東平呂君猷之為鄞主簿之二年新戟湖之六隄屬鄞度推官石君聲叔刻辭以紀其詳而又致迹其初不忘前人之功俾揭示来者乃立李陸之祠于其隄之傍始唐天寶間縣令陸公南金闢湖之廣為渟滀瀦浸之饒歷宋天禧中太守李公夷庚補其舊之廢址增築全固經畫以制使數鄉之民雖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憂二公之功及乎明民可謂深且厚矣然而民之安饗其利無歲時之報是亦忘前人之施歟况於其法入宜祀之夫民莫不樂生而安業惡勞而就佚朝廷責任

於守宰者不獨愷悌其政亦將資以深思遠慮厚其生
殖物物各遂其養故風俗美而禮誼行田里安而獄訟
息予觀循吏之治有功德以加于民者必久而見思蓋
以功則安而久以德則服而化雖相去數百年猶想仰
其風采豈不盛哉孟堅謂黃霸等廩廩然庶幾有德讓
君子之遺風則二公之烈𠩄之而無愧焉若呂君之奮
乎于衆多之議而卒就其功又能表二公之祠以勸于
後他日明民之懷思亦足以繼二公之賢故予為之書
而不敢讓治平元年四月初三日記

危磯驛記　　周鍔

鄞江盤亘百里東極于海自西棣而南支分脈裂横貫慈溪過是復合非惟絶風波之險而乘潮上下水瀬澎湃朝昏之間嗚艣相屬益未嘗頃刻閒也邑之南有驛曰皃磯實居其濱四方之人自越而至鄞者必過於是而鄞之將迎者亦至於是也故歷數百年而基址猶在予觀其牓乃唐丞相房公所書及觀其基則已不復見然字体閑放灑然無塵俗氣又其上有樓可以寄遠因而寓佳吳士大夫過此者必艤舟登焉脥田疇平野港荼布柔烟竹霧互為送迎漁樹樵門自相向背一時風景曠然在目若乃天垂晴碧山露寒青谷口雲蒸沙根

石出則櫓声欲斷鳴鴈相喧帆影乍回飛䑺競集豈特
邑之去来而已哉臣畧士愛日而激昂野客騷人臨風
而感槩孤臣孽子攬景以凄涼其或物外逍遥鳥中約
眠琴閑三疊棊罷兩奩則必倚檻焚香臨流漱石水雲
相照魚鳥不驚顧盼之間所得多矣惜乎基之漫沒而
宇久不治覽者多而弋者衆吾恐數百年之後雖鷗亦
不下鴈亦不鳴邑之去来疇即其所昔王喬為鄴令變
衆趍朝帝惟其神速後之君子亦以邑磯為故事者崔
宰治有日矣人服其政暇以邑之餘財修廢補敝一日
有懷古之歎屬予為文辭不獲免乃畧其興廢之迹以

言之不足者歌于後將見此宇復完令民有攀兒翼而留者兒之來兮日暉暉江魚發發兮秋正肥清波弄影兮下雲磯行與僊人兮駕言歸兒之去兮月團團雲淡淡兮烟水雲古人已遠兮坐長歎樓高夜永空闌干

西湖記

舒亶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

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為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為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為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為僧院寄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并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太中祥符中章郇公守是州實刱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即郡酒務故時使人即湖以汲水勞費甚乃堤湖之中畜清流作楼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為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

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明爲州瀕江而帶海其水
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
水畜以備旱歲始求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闔境取給
於其中湖爲之竭既又亢爲井置廬以守之鄞令虞君
太寧嘗記其事刻石于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
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鄰浸廢不治其亭南既堤
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堤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
爲田淀淤蕪没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
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倍薄環植
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其名名

之蓋四明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推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肯而好功之士至樂為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于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記

淨土院記　　陳瓘

明州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爲宗自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

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卧以三年爲期期滿謂其同行比丘慧觀仲章宗悅曰我等各據一室成此勝縁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令延慶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𢹂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陁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爲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内爲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路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縁以堅决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答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爲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

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為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燃乎二指誓心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燃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难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己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敘九品以至誠為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亡識散智現則彌陁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何可以情曉

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識乎故曰識者成也成自成它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想于一亦如十鏡環迭中燃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境名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為最勝乃知通人無恪恪則多於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

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為心濕新如山豆火能爇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間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様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處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覩無量光親覩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然後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評若此則心安無日得怠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

是果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迹于茲刹栖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爲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荅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以不記其事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立法智之曾孫也行業完實人所信服以誠心修淨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爲多故并書之大觀元年八月初一日記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龜年

黃龍南禪師受法於慈明傳臨濟正法眼藏叢席之盛冠絶諸方一傳而東林揔得之東坡先生賛之曰䰠䰠揔公僧中之龍再傳而泐潭乾得之無盡居士賛之曰禪

人過得香卓于它日鑪中莫覓息又再傳而天童交淂
淂之穎川了翁賛之曰撥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
緣法是二三巨公遍遊名社究此一事因緣非大善知
識深悟宗乘確然奇特為天人眼目詎肯筆端推重之
如此耶余大觀初寓四明招提見了翁賛語讀之肄然
又聞四方衲子爾足而至者歎慕畏服交口一詞詢其
宗旨所自來則曰臨濟兒孫是真端的者遂攜杖屨請
從師遊徐而扣之則崇岡峻嶺壁立千仞未足以喻堂
皇之峭拔也迅霆怒雷不及掩耳未足以喻機鋒之敏
捷也長江活流洪鍾巨響未足以喻辯才之無窮也是

真所謂大善知識者歟從遊久之因以遐想當年黃龍叢席之盛而坐擇東林泐潭之遺風知師之門庭凜凜其所由來舊矣師諱普交明州鄞縣萬齡鄉畢氏之子自幼穎悟未冠從釋初住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中忽問曰師之懺罪為自懺耶為懺他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鳥能懺之師不能對歸詰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尋師訪道幾遍天下迷造泐潭泐潭知其為法器見入門即訶之擬問則杖之使去師不復敢進一日忽呼之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師擬進泐潭

喝之師豁然有省呵呵大笑泐潭不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以手托開亦喝之泐潭呵呵大笑而坐師以偈呈曰若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拘黃虀飽喫了生涯揔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帰之士大夫數虚實席以迎師悉遁去帰隠天童山掩関却掃者八年偶寺闕主僧郡僚邀師甚力遣介候於道師不得適居之六年引退以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留偈辭衆曰寶杖敲空觸處春乇陰掣電宿曾聞非宵風動寒巖冷鷲起泥牛耕白雲擲筆坐逝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八後七日開龕儼然如生闍維獲五色

舍利頂骨牙齒不壞以其年四月十日葬于天童寺山之西原師脩持清苦行履孤潔正揚祖令灑落軼群鮮有能湊泊其機者凡見僧來必訶罵之曰𣏾標未擔時為汝說了也且道說箇什麼吹毛洗鉢招箭張弓趙州栢子靈雲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悉逐之溈潭聞之笑曰要人如此悟解僧堂草深一丈去也師既得法於溈潭猶欲遍叅一時號為尊宿者聞師至皆倒屣出迎必居第一座故雖為天童山主人矣而叢林至今猶以交首座稱之亦足以見師之禪望晴昔藹然不待出世而後道

行也嗣法者三十餘人雪巖泰誠香山彥丈吉祥清逢智門行潜茂椿圓應太平子瑫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師之道闡揚于時以余知師最詳要以銘文見屬義不可辭乃銘曰西來誰露真消息教外別傳要端的黃龍佛法付兒孫臨濟宗風本奇特珍重天童老古錐声名四海日星垂當年一喝獅子吼狐狸望風而避之直截機鋒難湊泊摘葉尋枝何太錯蒲堂龍象競交參側耳唯聆師一諾虛空撲落水流東護塔松楸長舊叢龜毛拂子三千丈光彩流傳大白峯

代侍制鄉飲酒置田記

王伯庠

西漢之末禮文散滅劉昆家居教授每春秋饗射以素
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兔首每行礼縣宰輒率
吏屬而觀之東漢之興伏湛為司徒湛為人蒼猝造次
必於文德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二人所遇之旹所處
之位雖曰不同而皆為漢室名臣以是觀之人之能舉
行古禮於後世者非特可以化民成俗而天之所以報
施是人亦不苟矣二人智慮所及當兵火蕩析之後不
於錢穀甲兵之事而區區於討究禮文之末急其所緩
異於流俗遠矣所以終於宰輔貴極人臣者其識量深
遠故也四明自昔有正歲叙拜之禮至紹興戊午而學

初成始行鄉飲酒禮益太守伉公名之也其後二年而
公載鎮是邦酌今之宜倣古之制務從簡省上下下益
以為便公射耦與諸生拜跪叙歆思以清白傳家捐自
己之田一百有六畝歸于郡庠以為每歲牢禮之費益
明之學者自是歲皆得舉行盛禮明長幼尊人倫款厖
和輯之化由此興起則受公之賜豈有窮也開元十八年
裴耀卿為宣州刺史寧州人勸導行禮奏樂歌之至白
華華黍由庚南陔之什言孝子相戒以養之義而州之
百姓或有泣者耀卿以為人心有感不可盡誣於是奏
工具事乃命每州簡有性識之民習雅聲於大當仍付

琴瑟之類以為求式今公之於四明興建學校捜舉舊典可謂有意於斯矣其視耀卿為不足多而上比伏湛劉晁可以並驅而爭先豈不懿哉是不可不書以告後人固以田之廣狹四至刊之石而使興日謹守之郡人欽僕之書故不敢已紹興十一年正月記

廣生堂記

朱翌

敷文閣直學士趙公伯圭守四明仁賢慈孚術智通練府不生事野不見吏不外取不費出宿麦既登秋稼倍常颶風駭浪不作海行矴宿席展枕安稚耋誦公撫我似邵父杜母乃復放生池於西湖仰祝無疆聖壽以廣

福院奉香火衆寓客月七日帥郡人挈水族合誦經呪
梵唄鐃鼓縱之湖朓砧几禹鑊其渠宜如何銜懐恩施
口不能言耳又刻朝廷條禁列石湖四旁命住持勵真
變滄洲閣後為堂供佛作證真戒律精修壇施効力堂
成乞名于桐鄉朱翌名之曰廣生且告之曰天地大德
曰生皇帝好生之德天高地厚大和陶育物物熈熈遂
性樂生長無夭折承流之吏仰体聖主大恩布之天下
是其職也亦公之本志也人君深居九重未嘗不欲薄
刑輕歛養視元元惟恐傷之然洽于民心使四海被實
德必良刺史能之推廣其澤故有大者焉儻一飯之設

臨庖下箸見其生有惜怛至誠不忍之心則於赤子其有傷之者哉公悉乃心道上德意又留意於淵潛之微使有夏之德見于咸若文王之德見于於牣守臣之義畢矣川泳鱗游皆爲壽視旄者有常而報者無窮歟呼川增又豈有既乎乾道元年九月記

四明甬江樓記

呂祖儉

舶務東負郡城乾道之元監務事楊芾仲章建樓於其上距今二十年而樓名未立且蕪穢弗治通守丹陽蘇公實臨舶事暇日登城而望慨然覽其山川之勝而一新之因命名以甬江謂其屬陳景度曰甬江之名舊矣

景迂晁公為船官特蓋齋以是名其亭於江東也其記具在今超然遺址意其是歟茲樓與超然相望以是而名庶幾衆賢存舊之意後來者猶有致焉謹再拜受言叙其始末而刻諸石

遊候濤山記

予自十五六時即欲適四方觀名山大川以闊廣其志氣益嘗浮江淮道閩淅赤壁之雄勝小孤之峭奇廬阜之幽深閩山之清美松江大湖之空彤雲門若耶之間積未嘗不徘徊顧瞻以概想前人之遺風家於金華山下雙溪依城以為帶暇時即與二三友攜節挾冊入深

山中遇會心處或数日忘返得月則僕被出城棹小舟聽灘声蕩漾清景終夕不能寐憂患以来視此若非吾事然餘習未忘猶欲視大海氣以快其心目壬寅之冬逐祿甬東距海六十里會友人潘端叔至定海簿因趋檄郡言邑中候涛之勝欲相約偕往而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相與會于太白鄮山之間已而入城復刻日以堅此約果不踰朞而来康炳道兄弟先往適以少故出閱差脫遂相會于王季和家季叔潤方居敬継至史丞相之紉子開叔又館賓楊希度亦偕行略飛花渡出三港口十五里至黄氏整風逆浪高

回旋詰曲咫尺尋丈距海既下遠非復江行之比操舟
者掙不能平必匯實而後可三十里至馬子匯風勢尤
逆而急舡上有竹片舟人云可鑽火驗之信然五十里
至回鄉六十里至定海自午至中閱三時而後抵岸有
特玉黃白幟來相迎者俄而復去葢誤以為總管云按圖
志定海葢海壖之地本會稽郡鄞縣之靜海鎮梁開平
錢氏據吳越閩邑曰定海其地三方距海中微隆四面
斜落如伏龜之形薄廨極寬絜主人於東廡具諸客供
帳甚設詩元英與其徒諸舊生亦自大鹹來坐甫定即
登候濤山距縣無半里山勢雄峻屹然獨立所以捍海

勢而立郡邑者也候濤蓋此山之本名特里俗所道不一名招寶者耆舊相傳以山下有蚌珠得名或曰非也外國大舶之所歷故謂之招寶側有巾子山踞峙海濱亦小丘多石不生草木徐步而進海氣漸濶頓覺天宇豁然上有一小亭可以爲寓目之地最高處有泥墩三蓋海中以此爲候望也端叔置　上邑丞趙侯亦來少焉暝色半山波光浸帽雲水飄浮極目無際須臾列星下布月出天末諸客散坐山上酌酒長嘯心開神適若實身於蓬萊方丈間凌晨復與二三友同登適當風怒潮來之時銀濤澎湃天地改色如雙𡐶如奔雷如馳萬

焉飛舞突怒搜挾搏噬奇變壯偉愈高愈劇衆皆休於亭上獨與炳道兄弟及季和不敢愛其足力行二里許至山盡處去海無十步天淵相接滉蕩淫液不復知其爲人間世矣二日之將大駭如此猶恨未能究雨風晦明之變以極其大觀又恨不能方舟縱浪於溟渤之中與波升降而觀其沄渀四薄也是山前望小霍大霍二山西出解浦東北望嘉門烈港問之習於海道者云自虎蹲山七里塹至嘉門抵石弄涉洋山絕海螺樵又東北過黑水涉黑山入高麗封域日本又在高麗之東二國大船遇南風則可發風甚順不七八日可至城下互

市之北直趨登萊沂密諸州想像其處使人惘然須臾風色益厲海氣上溢不能久留也遂刻來者姓字於石壁而去復還端叔之舍少憩即欲投宿育王寺時已申後矣過清泉渡渡通海口平望瀰瀰風急水危幸不久耳越鹽場小浹又渡長山復經蕭陳新澳行近四十里始至寺中道過微雨主僕皆有飢色寺有所謂阿育王舍利塔及鍛井皆　迂誕不經無足深信獨後倚鄮山若可觀者亦未暇也初欲自是過太白山以皆欲歸遂止為東湖之遊詰旦即行步至寶幢市舟過下莊石山繫舟錢堰下日猶未中錢堰即東湖之湄也登岸休於史丞

相之舊居湖山在前若几案間物其廊廡位置大類括
蒼刺史治所特屋楹之數不及而已聽事之左曰湖山
勝槩久之與叔潤諸公循堤而行遂至梅園林木棘茂
臺榭清深野色波光皆可坐致又縱步至月波山即史
氏所賜寺也中有所劖石洞若天作地生之狀復還無
態端叔開叔皆置酒因泛舟湖中風自四山而下掠茭
蘆而過獵獵有声俯仰其間不能捨去舟子亦解人意
枝舟入深處三鼓餘月色始明回思往歲五雲樵風之
集恍若一夢捨舟登岸或從容於林下或客與於軒前
皆有明日陶山嶽之嘆東湖與廣德湖灌溉民田甚衆

廣德湖在西門外今廢爲田以其祖入贍水軍東湖存然久堙弗治希度爲予言向嘗居於東湖其東地勢益東高西下而山澗皆在東又差相傳其别有七十二令獨上水下水二派最濶水性就下自東趨西遂以成湖其西亦有小山因兩山之間築爲六堰以防水踈爲三閘以導水堰之首自南而北一曰莫支二曰錢堰三曰高柚四曰平水五曰梅湖六曰栗樹塘莫支之水號南滄湖西望寒嶺倚周家嶼之中依山可以居居人欵售其地而未有售之者三閘得之水多而不可先啓者此爲最東南有二靈象坎隱學諸山及道人茅庵

甚衆希度又為予言往歲嘗大興工役以濬治之而不
得其道去葑泥無尺許而復積於山間之隈是歲雖平
望渺茫若可以奏功然未久葑泥復瀉注於湖中茭蘆
叢生堙塞尤甚有為買葑而運諸海之說者其利害亦
未嘗詳也自東鄞還城過鄞郭亦不能訪其遺跡還家
曰已莫矣是行凡四日始戊申訖辛亥希度名篆家於
慈溪元英名琪家於奉化叔潤名浹括蒼人今為鄞薄
李和今為四明船官炳道名文虎蔚道名文豹久從先兄游
自金華來遊名山亦會于此今俯仰始一時而端叔之
臨安李和之嘉禾叔潤之太末元英還奉化炳道兄

第還金華希度亦還慈溪雖欲再為此游不可得也記之短編遺之同志尚庶幾不忘端叔共載游勝之意焉

蓬萊觀藏記

戴機

道家觀經藏聚書而藏回旋八極普濟群動未易窺其端倪也葢道判於希夷人含冲和之氣以孕形毓質終身由之而罔覺一念顛錯天理戕蕩其報至於流轉三洞漂沉億刼粤有大真人在玉清宮中怡神靜念哀矜衆生乃宣演秘法警世度人津梁今古此玉笈雲錦之囊所以闡元虛之妙也然貞筌精微篇章浩博不能徧閱爰探元機於混茫俾大巧之制作剏為鉅藏盡取其書

以藏之呵護之以威神旋轉之以軌軸珠經景緯森列
手上乾樞坤根運轉乎下琅函象籤囊括乎中法輪一
轉光顯旁達運之不窮索之無盡吁人之齋心肅已清
晨持誦不過一二通而息慮已生今靈規旋運俄頃間
不待披玄閱紫府之儲而千聖下臨萬法俱會故能塵
境之有情咸知敬仰諸魔盡滅一真湛然風休乎慾障
而川至乎福祉信哉道果之淵深廣博也鄞城西陂湖
千頃中峙一山屹然如瀛洲方丈在滄溟是為望春其
間有神龍隱見興雲作雨山之巔道士結廬以煉形養
性世奉香火紹興中因望霓應禱太守莫公有請於朝

賜額為蓬來職觀事者屢更惟童思定之真實不忘欽意
興建自是殿守廊廡寖寖琳宮瑯館矣是地無膏腴一畝
而客衆數百指思定念粥魚齋鼓不可冷落乃欲建輪
藏千觀西藏未就而思定羽化其徒胡志清操履尤
懇戮力募緣方懼力不能辦邑檀那保義郎厲誠慨然
身任是責觀之神人又作奇夢以感動之其志益堅經
始於淳熙之戊戌而落成乎辛丑之孟秋縻金錢一萬
緡藏經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金碧輝映四境瞻礼有禱
立應施利日廣黄冠羽服濟濟然袂之聯也厲又樂捨
良田百畝因是憬然為鄉之名觀嗟夫天下無難事也

精誠所感雖九鼎萬鍾盥手可立辦也志清一日叩吾廬楚香煑茗從容以記屬余余家密邇蓬萊諗其事爲詳豈得自默淳熙辛丑七月記

淨慈寺記　沈端憲公煥

奉化縣治之西六十里有佛宮焉按圖志唐乾符六年所建院有故籍又謂始於石晉天福五年也無考證然自天福庚子逆數而上適周一甲子圖經沉傳不應無據院初號仁王其錫名淨慈者本朝治平二年也淳熙戊申里之父老走告予州曰淨慈爲刹實明越天台三郡田夫野婦遠近老穉犇走徼福之地山無常產而地

子朝晡稻蔬之供未始告匱者實賴山王陰率潛化若
有人從空中告語相勸導者凡粟米豆麦布帛絲麻薪
炭菜菓隨闕而應不求自至傾甕倒橐倒貝擔挾筐䈂
聯號呼纍纍而來拾其有而求所欲無不響答比年主
丈至者行業不孚禱祝弗應里多疵癘人心畏驚頤更
擇有道行者居之以安妥慰山靈而加惠一方郡君吏部侍
郎岳公徙之悉召州之名剎育王天童而下十有六主
首俾通選一人得令住持師宏臨江人嗣法佛照禪師
始至同視庭宇喟嘆荒蕪衆相與畢力支傾補罅規坏
隘陋甫期月百堵徐興法堂靖嚴以祇演佛事僧堂奥

敞以休處朋徒旦過接待之寮闢而新之以安適來者度僧有庫會浴有室鐘魚震響草木葱茂叢林規制大畧具体宏師以耒書乞記其事余觀人之一心精誠所達雖天高地厚豚魚細微金石無情有感必通況数椽之與廢乎是心茍存思其相之矣雖然天下之事其將與也責於已求於心其將壞也聽諸神歸諸天古今一軌宏師能充此心不倦則道俗丕應與起法席盖未艾也不然徒日燃熏龠供而神不我孚吾恐山王去之遠矣書以遺之使刻之山中若夫自漢以後佛法入中國四民風靡競求福利上之往往多倡導之其來已久

豈特一淨慈而已哉民生不及三代遠甚其本安在宏師不求余言姑置勿道獨識其所以振作額廢之槩如此紹熙改元八月記

雪竇山錦鏡記　　樓鑰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升至絕頂始平曠四山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而二水不知所從來出山之兩腋而會于前徑赴大壑峭石削立險不可測崩空落崖飛雪千丈洞心駭目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縣古以來登覽之士不知其幾駭於創見何暇擬議紹興甲子郡太守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於萬象之表謂水去

太亟屬寺僧以田為池使二流匯其中寬納而緩出之則寺當山利有詩云能癈千畦渟玉雪不妨飛練挂冊梯讀者韙之而四十餘年十易主人盛睥睨以為難淳熙十一年足菴鑒公禪師既至百廢脩舉取莫公之説斟酌之八月己未遂與畚浚池深一尋從四百三十尺廣泮之半築隄西南以便往來因橋為閘視水漲落而閉縱為明年十二月庚子池成漪漣拍隄渟淡如拭千岩倒景空明相暎禽魚上下咸有喜色問名雪窓張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請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下一氣耳山如人

之定形水如人之脉絡或瀦或泄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建瓴山之氣與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靈之氣得以扶輿磅礴於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超徹之士深藏若虛出於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封而已哉曩嘗一再遊焉聞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囷自不惡推雨暴漲尤為壯偉可觀願安得每每如許及今過之既坐亭上徐徹之皈水則大至怒濤迅雷凌駕震疊素蜺萬數哮吼而出真天下之奇觀也始余見寒莎野卉紛駭相應少焉覺兩崖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非親至深賾而駐觀者不足以知此莫公止謂不妨飛雪

之勝不知此池之成関機闔開乃大有功於瀑泉也足
菴傳洞下心宗精練刻若寺慈接物法施不吝所向須
動緇白数主廢剎皆立興之晩坐道塲年踰八十適丁
適丁歉歲艱食之餘他人之支須補壞猶懼不濟乃於
談咲成此勝事外不以求諸人内不以費於帑傾囊倒
篋一力為之信大有過人者是役也僧德宣実相其事
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亮劉膏腴以
補田之費因書之以補来者云

洪邁

友恭堂記

友恭堂者鄱江汪氏所立也汪望于歙宗家幾十室而

九至於處鄞則由正奉公始大公用文學行誼表儒先
数隨計偕訖弗售脫以經授井邑從之游户外屨滿豈
滴不施天寶開二子聯翩奮白屋策高第念平生辛苦
每約老去歸休必同居残昔賢風雨對牀之樂蓋祿名
其堂已而雙立朝講讀諸王邸　高宗履位少君以舊
學擢郎天官不幸早世長君獨翱翔霍涂握鄉部使者
節齊貳大府㩦一代名卿用未渠究不能娟合時宰褎
手家食歷年多遂得償夙心考卜西湖之上四子十孫
奉先志架焉仲子尚書公入從出藩單俸稍所羸益屋
且百間斜集群從春秋伏臘敬㳟整憂中外怡怡簡簡

迨女婦妾僕無一嘖言家風翕清四遠羡唶茂臏斯堂
若挹蓬嶠謂予託契司年命之記顧年衰筆頓思與頤
横而伻來自東緒請至五六終墨墨不可乃即其実而
書之嗚呼人非父毋不生活由父而降親莫兄弟如也
天生羽翼分拱墻而爾汝之得乎弟弗念天顯不恭厥
兄兄不念鞠子哀邢友于弟聖人之戒如此田氏骨肉
倉卒分青天向日摧紫荊上穹之陰如此彼顚巳顧是
子廢忘天倫直禽犢而冠耳然則朝於是夕於是父基
而子肯堂為世凖的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歐陽公
美海陵許氏孝弟者于三世以為凡過其園者望其松

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予謂斯堂則然予與尚書公知聞殆歲四十九投分爲最厚每一相逢歎其日進乎道特棋奕一事如寸彎強弓與初時不小異亦見其居心無競益足以章甚盛德云公名大猷字仲嘉未老即謝事恩及諸房今直敷文學士而太府宗贈少師紹熙四年八月廿二日焕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貳伯户鄱陽洪邁記

余少傅祠堂記　　應僢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矣蓋嘗三復斯言以謂士為學之要於是乎在晩生末進不及見前輩而親炙之嘉言善行得於長老之所傳誦固當拳拳服膺是集是鑊然所在校庠尊慕儒先必相與繪像而祠之豈不曰高山仰止之誠非此則無所寓乎邑在大海中相傳為安期生黄公所遊其地多山澤列僊之儒少傳余公以力學篤行尤為鄉里所推敬至今耆老猶能道其遺事盖公孝友出天性能為人所難能闔户窮經為詩文有古氣邑宰王侯存之天下奇男子也方老秦當國嘗上書乞斬檜一見公意氣相傾倒為文字交其趣孫可知邑自折置以来廟學綿

未備韓侯畫鋭意作興聚邑之子弟而教育焉
大夫聘致杜先生故事具禮延公以為諸生楷式其淑
艾甚衆于斯之時宮牆有俎籩豆有甚之士講習息游其
中彬彬然有鄒嶧鄉射之遺風公掌詩三章章八句以
美韓侯有曰海邑憣然為魯國諸生何以謝文翁人久
能誦之且曰學之具也匪韓侯之賜惟余公之功
公厚施不食其報餘慶所鍾是生聞孫実惟今資政殿
大學士參政公參政公既生廟堂為天子報政大臣遂
贈至孤隸之貴逮奉詔開閶里門大闢庠序之詩會邑
宰余君請廟曰事問訊鄉教今何如宰君頓首曰桂受

任之始伏謁致廟下言提其耳謂斯學也実王文舊遊
長官章盅意挂奉教承命唯謹不敢不盡力今具葺且
將竣事敢具以白於是斥緡錢畀宰君佐費不靳學以
一新邑士詠歌師帥之德咸自矜奮重有感於儒先之
思巧議建小傳祠於中義堂東序與宰君意合像設蔵
成宰君率邑之士以淳祐元年夏四月己未朔釋菜于
先聖而后妥靈焉嗚呼今之所謂儒先非昔之為士者
乎今之蟬冕黼裳非昔之逢掖其衣者乎今之春秋祀
嘗非昔之揖祀于庭者乎表之曰鄉先生前直學小傳祠
予以昭舊德起新敬也瞻仰跂慕悠悠我思盍知所以

自勵吳乎且人以藐然之身中三極而立貴而爲士尤當自愛在昔余公但知爲學力行盡其所以爲人爲士之職分而已不求知於人不望報於天下靳尊顯於後世人自知之天自報之後世自尊顯之皆非余公之所願也士乎士乎亦盍思所以自愛矣乎章君書來請記其事于石敬誦所聞以慰學者尚友古人之意少傳諸滁字元發

廣平書塾記

王應麟

乾道淳熙閒閒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

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于張而成于陸考德問業于朱呂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表揚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為沂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声聞於天下淳祐中賁以易名先生有孫某明經世其學晚始對策集英與教象山縣庠退而紬繹書啓迪後昆惟昔先生嘗題户冊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講於斯群萃聚辯於斯先生沒門人敬事不怠肖象祠于塾迺遹追先志與歸堂序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莫習春秋舍采先聖歲時朔望謁祠㽞摎講說冠屨翼

士

如誦絃誦如其聞而歎曰古道庶幾復興𫉬古者

有常心家無殊俗八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二十五家

為閭閭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左右師灑掃

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脩豢豫教薰

陶涵濡是以人有君子之行士之子常為士漢唐之盛

流風猶存經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然

金篇籯之誘城南之勸識者謂誘以祿利非天爵之貴惟

我國朝師道之立上接鄒魯家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

之倫父兄訓詔必是焉先其脩于家者君睢陽戚氏世

德之父南豐曾子稱之若墨莊劉氏忠厚雍睦之風不

墜朱于墓次其家傳可爲士族法今文靖之孫亦服祖
訓不遺若禧家有塾之讀紹衣德言弗佚前人光用淑
文于家庭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耕之訛
訛胄子在斯塾也于牆于羹如見先哲必尊德性必求
放心昏定晨省入孝出恭無非教受業講貫習復計過
無非學張子序孟子說曰爲巳者無所爲而然者也陸
子講會論義利之章曰學者當辨其志是訓是行服膺
勿失固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百年如一日也國人
稱之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
遜將自一家始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又曰維其

有章矣足以有慶矣文靖有焉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其懋哉

桃源世譜引

王應麟

昔聞之東澗湯公自契敷五教而人倫始明是以學問淵源在商湯學于伊尹高宗學于甘盤曰仁曰誠曰學皆自商始箕子以之陳洪範傳之正考父校名頌以那為首而聖王之傳恭可見至夫子而集大成蓋湯氏本殷氏故東澗之言云爾戴氏出宋戴公亦商後也盈之不勝見孟子書譙国有達居於剡川明之有戴豈其苗裔與余觀桃源世譜第進士者六人楊梓第之進之墳埴特科二

人名薦書上禮部者踵相躡也詩書文獻之懺孝友淳
實之亂棲表沈諸老先生稱述詳矣若甫齋太府卿塤伯
仲接武儒科先後持節將漕為衣冠光題彼黍離離
故家與國升降雖然義理在人心萬古不磨綱常在宇
宙億世不泯伏生申公高堂生之經學士不以秦而賤
萬石君家之孝謹魯两生之節操俗不以秦而薄言良
貴者不以人爵言不朽者不以世祿論其在我而已世
有升降道有隆汙紹聞衣德言各敬爾身弗過佚前人
光呂成公所謂素風存則凜凜乎若奉槃水而涉春冰
晝誦夜思無忝爾所生可不懋哉因書以遺戴倩沫其

綦乃祖爲無數

眞逸閣記

予王子自柱下史免歸爲句曲山祠官夏日憩北窻憂遊其處一道士延入精舍凝塵滿席唯有道德經一卷紬首章問焉道士曰無者感而寂未嘗無也有者寂而感未嘗有也顉也晏也以有無言道而道隱矣且子不聞華陽隱居之詩乎架上取梁書傳讀之至東甫散誕乎淑談空之語灑然悟曰列僊之儒知道若隱居鮮矣古之傳大眞人尸䀹是也而誕者非眞言中倫行中慮是曰逸民而空者非逸爲誕且空者謂萬有皆無獨以執

利為真有而身殉之邪說波流變華而夷極于梁而後止易曰知幾其神乎隱居有焉世以隱居比子房蓋有經世之學者為能遺世而立於獨蟬蛻泮渙不以富貴纓其心寧數數乎之區區而不覩驕觧彼謂山中宰相者陋哉言未既遽然竟起至乃外有黃冠未謁睇其刺壽聖觀石宗玉也進而言曰觀在寶區寺山隱居傳云嘗詣鄮縣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是山蓋嘗游息焉今新三層樓放忠永元舊第上曰貞逸以奉尚像徹松在其中伴雲在其下儲清聯邃軼埃風而凌倒景恍如金陵華陽之天歟三茅君拱揖不知猶吾鄞也嘗聞故老言吾

邦山遠水秀紳偻攸宅鄞大里黄公茹芝肥遯者也鄞之東有梅山于眞辟世之地也梓海至翁洲安期生之遺蹟可尋也樓上松風謖謖如聞吹笙声意者隱居𩙪車羽輪從二三子期汗漫于九垓之外其亦樂於斯乎頌紀其事與山石無搖子王子謝不能困語以夢遂肇而為記

越大夫贊

吴夫揪之戰春秋不書以其復父讎也越之報吴不可謂義戰雖然吉之善謀国者以弱為強以亡為存必有素定之𦘕矣句踐之棲會稽也大夫種實始獻謀約辭

行成玩吳於股掌之上而受其烬施張闔闢終以沼吳
春秋外傳載諸稽郢之辭命鏗訇炳燿似晋呂相鄭子
產並種為之真奇偉之士哉史軼其傳未有言其州里
昔余讀呂覽高氏注大夫種文氏字會鄭人開卷訢然
知鄭之有人句踐之地東至于鄞鄞僻在海隅自大里
黄公以前未聞達者而大夫挺出特起為鄞人物之冠
覽三復奏歎尚論其事世多謂大夫不能從五湖遊異
乎見幾而作遂謂種不如蠡吁君子制行不必同同于
義而已保身義也致身亦義也種蠡俱逝君誰與守蠡
楚人可以去越種也越人斐斐遲遲不忍去父母之邦

忠臣之志也韋以漢事喻之蠢爲子房而僅免種以鄭侯自處鄭侯微王衛尉一言亦殆矣功名之難居也若是句踐殄殲謀臣如弁髦土梗彼嚮南國之謟不誅而復用之君子是以知越之不爲盟主也詩所謂不承雄爽其句踐之謂乎世不訾句踐而疵種過矣余閔種之不能擇君而悼其不終鄉使種也如吳之子游北學於中國沐聖人之教成之以礼樂必將致其君於齊晉之上用周禮易夷俗自同于諸華功烈不在管仲咎犯下矣若種者才智之士未及道德也昔子蘇子論范增亦人傑余於種亦云夫齊人猶知管晏鄭不知種可乎𨓜爲

之贊以俟續郎業者擇焉

智哉大夫鵬騫海瀕渊謨石畫為越良臣處女肬兒神

機歙張渫會稽恥于禹有光子嘆鳥喙識良忘功室既

鎮夢覺梓匠弗庸彼脂韋者自詭明哲謂不如蠡謀身

之拙工於謀国匪曰為身論士賢愚不以死生出者难

將處者易持卓吳黄公嚴居茹芝犧樽溝中木鴈两失

鄞水泱泱我思奇傑

與楼郁教授書

王安石

安石竊邑無狀毎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愿而非所以望教誨之道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屡空之内此某所仰歎也

與王致先生書

先生足下某久不見顏色傾渇無量蒙賜手筆存奬尤過新将頗慰愍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過於此可以為仁矣他留面陳怨怨不謹

豊清敏遺事叙

朱熹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視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趯踔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擇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

可指者則什伯其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
部尚書縉雲潘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
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
累其志是以為子則孝為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
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内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
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
士所為低回遷就而諱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
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説之切所
以不諧於特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
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其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

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捐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欿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熹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致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

氏之私也大夫公清善廉直勤事愛民屢為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盖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記

與沈叔晦書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之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足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處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屬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闡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闡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

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自可
以見眞是之所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
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
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
理之本然各隨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
禮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為如
何子約為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小有變異而流
傳已遠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言口耳近日一
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
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攻媿先生文集序

真德秀

鄮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真德秀伏讀而嘆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共雲南雨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閤門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見無時終不能遠特侂胄之惡未着也既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

挑虜弃盟中外駭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
內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當令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
者奏雖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
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
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献博極
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体非如它人口挾僻濫以一
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與用大議
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
熙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
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

渾筆力雅健者亦必因接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既致政優胥之餘退居郄掃者十有四年嘉定初起為内相俄輔大政向來儕輩凋落略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為一代文宗某竊嘗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全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推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念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旦德秀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循為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為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治以集序見命某何敢辭

慈湖先生行述

嘉定初年先生以秘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居儼恪如臨君師蕭功之戚下泊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深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潜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愧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愧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常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謬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

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其僕何所據以為進學之地哉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問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録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學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係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乎實

既與談說空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既畧事為者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制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録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紕仲近日不倦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於此當自知之若務高論謂學者功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佞書其所可廢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晉從之矣賢昆仲朝夕欽聚漫灌磨礲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為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為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故況它人乎閑讀不輟甚善甚善為學要當通知古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紕仲氣質亦佳又得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仲謹守

先訓未嘗一毫苟求人皆帰重先大夫於是乎有子政
宜益固所守豈可輙自菲薄邪然讀書一事都不可廢
學問無有窮尽用力愈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後却
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
皆篤志于學則門戶有光矣惠貺韓家晚甚佳固有以
晚為貴者惟人亦然嘗記陳止齋有詩云由來盛事歲
月晚　到脩途肝膽健蓋取東漢書所謂大才晚成者
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於晚哉
右絜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子和仲書掇其要切
者如右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

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專是尊德性絜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盖尊德性實根本於問學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不覧古今務為高論不在書策者箴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古今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紳書几銘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於困脫梅楊之餽推之於大才脫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鄭或虧於脫學或倦於耄倪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儆書不云乎汝丕惟商耇成人

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言時式沈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脩之可及

安晚鄭先生文集序

林希逸

隆古盛時明良並世其都俞廊廟之上大抵皆有道有文之士也觀之書焉舜之禹皐陶伯益商之伊傅仲虺周之周公名公盛德大業格于皇天而曰歌曰謨曰訓曰誥凡子雲所謂渾渾灝灝噩噩者皆數君子為之也吁何其盛哉歟公嘗曰文章事業士不兩能益非為斯時發也漢唐輔相豈無其人然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功

名著而不以文稱焉乎康薛常揚燕許詞藝勝而事無足録論人物者每每遺恨於斯益三光五嶽之氣分矣獨我朝諸大老前乎韓富馬呂後乎張李二趙其人如泰山高嶽其文如黃鍾大呂紀諸前常者駁閎垂之簡帙炳耀吾宋之懿所以上並帝王而諸公亦鍾天地之全美也求之近世則有如安晚先生丞相鄭公者焉公蚤游太學即有異声越從經邸以至大用高文大冊流布人間黼黻兩朝既極文章之用敷陳九陛無非仁義之言諫藁多焚並存其畧乃若淵躍龍潛初繼大統兩宮同異監在治平公竭忠忱以捍聖學時有則甲申尊

親之書逆全驍張声震江南廷議不齊類唐唯蔡公質
其決卒成聖功時則有紹定當國之書親事法宮乾綱
甫正公憂旁落力折機牙時則有政柄之疏和使往來
國是未一公條間甚迫如蓍龜時則有遏倫之疏他如
如思敬二銘元吉十箴與夫祖訓四言發揮帝夢又宗
社之大計也功言共力不既偉乎而況端平改紀發良
去凶宇宙輝明姚美元祐中遭讒妬公身雖退而當時
諸賢迭進無王呂之詞雖嘉淳而下局面委移賢否豈不
迭進而憸壬之去如芥弁髦豈非聖學高明黑白終定
講明輔導要有其先是非井盤之力乎方公之再相也

韋以輔政無狀為謝穆林自指聖心曰丞相之功在此
然則大人格君之業公実有之天下有所不知而先皇
獨知之也文章又其餘事余嘗因是思之元豐末年燕
詒置傳使酬神祖之言昇湖龍御為世少延俾温國輔
賛其間得殫忠猶異時紹述一語必無所投其姦則邪
正紛紛亦不如是其酷也公之所學所遭頗與文正相
類追傷往事益歎穆陵之聖而有感於公今公甍十有
七年矣諸孫粹公遺文而叙之以余受公異知俾為之
引余思疇曩初登朝公留綴樞特得從容侍筆研知公
學窮古今出入經史胸中有所浩如也鎔鍊而出俄頃

千言形之声歌興味尤遠豈常流所可及然且樂取諸
人叩擊不已一語中肯縈必賞味如自己出集思之益
容人之度益於是槩見焉因以併識于此

它山歌詩

唐僧元亮

它山堰堰在四明之鄞縣一條水出四明山晝夜長流如白練連接大江通海水鹹潮宜到浮潭裏淡水雖多無計停半邑人民田種費太和中有王令清儉爲官立民政恥因祈禱入山行識得水源知利病棹舟直到溪岩畔極目江山波瀾漫略呼父老問來由便設機謀造其堰疊石橫鋪兩山嘴截斷寒潮積溪水灌溉民田萬頃餘此謂齊天功不毀民間日用自不知年年豐稔因

阿誰山邊卻立它神廟不為長官只一祠本是長官治
此水卻將飲食祭閑鬼時人若解感此恩年年祭拜王
元腣

西湖十洲 劉珵

淺深艷冶一枝枝帶露臨風不自持水上紅雲真縹渺
多才卻憶退之詩 花嶼

春水池塘空冉冉長道古道邊倍依依爭如綠向芳洲遍
不忍王孫去未歸 芳草洲

江波隨堤千萬縷年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烟雨汀洲晚
閑舞東風拂畫橋 柳汀

翠雲搖曳波心起清影扶疎月際來結實終期丹鳳至

虛心聊映小桃開 竹嶼

閑伴晚雲籠淺瀨半如秋雨暮寒沙落落曳曳拖輕素

遮盡漁簔與釣槎 桐嶼

翠幄臨流結絳囊多情長伴菊花芳誰憐冷落清秋後

能把柔姿獨拒霜 芙蓉洲

金蘂寒香冐雨開清無俗格絕塵埃休嗟不及東籬下

也有幽人載酒來 菊花洲

衆華亭前月滿洲雨餘風静正中秋桂華冷射千尋碧

十頃湖光爛不收 月島

六出花輕巧剪裁瑤林玉砌映高臺氷澌四面寒光合疑有飛仙月下來　雪汀

恥隨楊柳嬌春色厭近芙蕖逈暗香直幹凌霜終偃蹇頭為一柱壯明堂　松島

次韻　汪亘

傳聞春入水邊枝懊惱行人不暇持任是杜陵歸較晚也須排悶强裁詩

十步中間水四圍不容紅紫亂相依春風骨取青青在莫問愁人歸未歸

不似長安陌上梢只將離恨寄長條臨流繫得虹蜺住

留作憧憧兩岸橋

鳳集龍驤未是才獨鶩高郎出雲來此君端的吾家舊

爭得柴門相向開

離朱諦視也昏花一匹青縑並白沙咫尺漁舟看不得

凡夫何處覓仙槎

須信余行有智囊會將春秋色賽春芳清宵見白休相誑

多是潘郎鬢上霜

年年重九為人開不染春風一點埃湖上蕭騷如栗里

虛尊還待白衣來

夕陽盡處見滄洲一片清光水國秋應是玉真梳洗罷

菱花叢上不曾收

秋落風刀細細裁梁公宫裏舊池臺（梁有雲宫）遥逍此地何

人可除是氷齋駕鶴來

誰悟老碧到秋霜頗有黄花隔水香土浅波漾雖獨立

可能移植向公堂

次韻　　舒亶

暖吹紅紫上青枝掠水風煙巧事持蜂蝶鷓鴣各有意

錦囊消得採春詩

小雨如酥露下睎嶼花汀柳自相依甚橋不礙尋春屐

誰傍烟波拾翠歸

困倚滄波綠動搖冷烟疎雨共蕭條誰將猩縟嬌春態

殢拂人頭向市橋

欲問菖陂安在哉端疑波底化龍來子猷此與君知否

小徑何妨卷竹開

看漠寒蘆不見花暗藏鷗鷺啄晴沙幾風吹起渾無定

半落僧窻半落槎

照水枝枝蜀錦囊年年澤國為誰芳朱顏自得西風意

不管千秋昨夜霜

懶對陶家酒甕開東籬寂寞久風埃會須結取登高客

折上龍山醉帽來

何人騎鶴上瀛洲清影明波正九秋吹罷玉笙端不見
滿空桂子有誰收
點抑㰤梅不暇栽平波直擬涌瑤臺釣磯篙岸知何許
幾誤漁舟夜半來
亭亭古幹對滄浪兩洗風飄老吹香晚歲何人同寂寞
水西我有讀書堂
次韻　　　　　　　　　　陳璀
紅紫爛熳欲滿枝採春觴豆好携持便須載酒凌波去
座事黃堂獨賦詩
綠色肬波千古根至今南浦兩依依我今又至江東去

多少行人宦來歸

密幹參差籠月影輕波蕩漾醮烱脩暑天要此清涼地

欲往何辭度小橋

霜姿迴出紅塵外只有鵁鶄傍水來別岸若尋栖隱處

軒窓須爲此君開

霽靄紛紛緣底事故來波上畢層沙莫教散入滄溟去

却恐能迷上漢槎

紅雲可覓無蜂去渺渺寒波映晚芳未必孤根能耐雪

且看秋艷已經霜

光景不留人易老根無羽翼出塵埃世間那有飛昇藥

月傍汀洲採菊來

月明偏照海邊洲綠水迴環漾素秋斗轉參横群動息

桂花零落遣誰收

誰把平原水上開生看飛怒累撲瓊臺酒豪耳熱笙歌

沸應惟幽人此地來

影參岸栢童童綠葉蔽汀蘭濟濟香斤斧不來人迹遠

養成千尺勢堂堂

起然亭戲作　　晁景迂

終日一杯終日醉看潮初上看潮回自疑前世陶貞白

乘興閑遊鄮縣來

江上獨坐

少年曾識京華樂老得江山懷抱開風月不談喜此夕

恨隨潮去與潮回

江亭晚望

秋色日駸駸江亭敞有陰殘霞沈浦口新月出波心

思四明所居

今朝旅恨到何處軒窗直到桃華渡桃華渡上風吹雨

道人老矯誰來去又和蔡天啓詩云玉爭照日彈璘挂金馬何人賞木犀秋日有感詩云白蘋青蜓雨水來

題翠光亭

四山烟雨收雙沼漾晴碧白鳥忽飛来點破簷前色

題雲湖慶安院

門前屏障遠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盖作雲連十里

竹龍行雨出千山白公春火蓮紅後謝氏池塘草碧間

我亦鳳凰池上客尚閑却笑未能閑

謝定水僧送蒸木犀香四絶　楊萬里

春得鄞江信香從定水来今年有奇事正月木犀開

萬杵黄金屑九蒸碧梧骨詩老坐虚窓天香来月窟

山童不解事着火太酷烈要輸不尽香急喚薄銀葉

誰言定水禪入定似枯木飛入廣寒宫收得香萬斛

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為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朞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迹故傳尚猶可攷偶成數語簡季和因呈叔晦　呂祖儉

鄞川舊有船司空小亭晚望江之東（景迂有江亭晚望詩）叟老猶能理前話無錢無木大無功（時有漕使來措中詰問造船事景迂對以此語云有錢則有木有木則有船既無錢則無木既無木則自然不能造船漕使語塞而去）風流已往四十載水仙木犀俟自紅（景迂有思四明水仙詩又如天台四明瑤柱木犀之句）吾甞夜看司空集元符上書入邪中歲月蹉跎今幾許儕仰一身隨轉蓬自爾怕道四明守詎有律呂為始終号

玄後譜此時有又得剛說未發蒙景迂既云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下乞

意氣自倍魯人獵較亦獵較復使妙句追飛鴻揭來海頭四

閱月塵埃滿袖生纏纏手生執鞭所欣慕追尋故蹟待

數子超然之名猶可想超然之名猶美相傳左江之湖後徒尚其名而非復故處矣

海氣微茫日未曛越中豈是不好事別乘皆賢心已悅

場官繾綣負我交欲未卜築祠此翁大書特書景迂號

庶幾遺躅常清通簿書期會目前耳此意當令齊洛嵩

豈公室外草花花了齊卻掃耳若聾當時二士相游從

夜闌太息非為躬年運而往將漠濛後輩風

簿書微官猶未工尸祝越俎自忡忡誰謂尚遺像實學

宫時與儒先相磨礱却帰金華守吾宗端坐不出固其窮

慈溪龍虎軒偶成

龍蟠虎踞秣陵城甬上蒼官亦强名獨占高峰傲千古
夜深月照落潮声
老松偃蹇卧江濆風月煙雲寄此身不羨参天二千尺
低徊欲對小峩岷
仙都石筍似天成皃水松龍是弟兄走徧遊人與行客
未知誰可寄深情
蒼然莫色已崢嶸姑射山頭臥玉鯨墨客强生龍虎想
我来摘自怯威名

尚書風節映鄞川人物蕭然又幾年世路逶迤雖已拙
軒前龍虎尚依然
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
好何須留次自干戈

泛舟至竹洲 叔梅所居

湖光拍天浮竹舟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
我欲從之恐淹留擇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父著意修
微風一動生波頭能棹來往倦則休兀兀坐曹如繫囚
吏餘只有萬斛愁一生安坐無幾求今日捷遲如置郵
脫帽露頂同狂流俯首折腰亦可羞誓將入海登之罘

弃置人間繞指柔蒼然莫色下羊牛出處語默兩悠悠
九原可起柳柳州煎坐相與未始遊

它山堰　　　　樓鑰

它山堰頭足奇觀百萬雷霆声不斷誰把并州快剪刀
平剪波濤成兩段四明山深水源遠衆壑會溪長漫汗
滔天狂潦不少留瀉入長江勢奔竄賢哉唐家王長官
欲酭永利輸長筭想得惨澹經營時下上山川應飽看
西偏千嶺相屬聯惟有玆山擁東岸遂於此地築橫埭
截取衆流心自斷斟酌利害不全取高下參差僅踰半
水大七分入于江餘把三分入洪溉灌支流瀰漫穿郡城

脉胳貫通平且緩旱時反此水亦足坐使千年亡旱暵
無窮廟祀報元功像設森嚴人敢玩梅梁天矯有冥助
大忠于今尚能捍前輩所作多神靈日月真成赤心貫
後人小智或更易費盡工夫隨破散河堙盡洩諜不隼
堤断河傾流甚悍富民縮手人受殃仰望古人重只歎
老木號風波湛碧畫屏俯仰丹青煥更須積兩看驚湍
濡足褰裳何足憚去家不遠時一遊短艇垂綸流可亂
八月儻有仙槎來便欲乘之泝天漢

贈王景賢路分

童顏未改髩先華小試戎韜巳戊瓜插架詩書吟不徹

累朝典故記無差一生供養母如佛半世清修僧在家時節不客輕酧別片帆一舉逐天涯

史子仁碧沚

相家小有四明山更葺桃源砌舜間四面接臺相狀發一川煙水自彎環

中川紫石勢嵯峩城上遥岑聳翠螺舊說夕陽無限好此中更得夕陽多

紀夢　　　　　　　　　　　　　　鄭曾公若冲

包括乾坤一環堵栢手千門揮薄黼緼等何事傍雲根川觀嚴居天固予憶昔臥病歲壬午夢行潤石懸衡宇

嵩充達菴表其門大楷全書爰仰覩吉符應已分行藏
二紀磨梢惜無補我生六年哀怙特三殤相繼泣同乳
隻影老蹤巢在幕孽孖孤臣氣如綫千金不忍坐垂堂
十捻詎能酬鞠撫六張五角具孤虛萬死一生逃險阻
矛頭淅米劍頭炊耕常得晴則常雨菲末對 有荊棘
鼠牙雀舌皆强禦意行足下起閱山夕計朝謀成齟齬
先特敗事後失機轉喉觸諱默招侮貧未富往見文情行
信言忠貽鼻習一本雖令親者親四海何由見第晉數
奇常愧李將軍五窮未嗟韓吏部人生美惡半參除
我常一味無其苦五十知非計已遲見機而作今猶愈

結廬茲境了前緣端居漫作溪山主列壑攢峯無徫尚山
疊嶺飛柯不瞋拒一室凝塵號金拙恭鐺酒壺編簡裂
草亭臨沉倚夢溪觀罷魚游呼鶴舞地饒松竹秀而腴
林生蘭蕙香頻吐泉清洗耳何妨枕精軒矣背還堪俯
採葦尋梅度梅嶺去空翠非烟迎步武秉堅策肥彼何人
藜杖枝節自撐柱人家燈火照蘿落山頭月色窺松戶
隨雲歸逐度溪風自喜此身輕一羽意安不厭飯藜蔬
悵美那能候鐘鼓少壯顏從鏡裏非利名心向樽前虧
長因橫逆支忠仁詎向艱深探城府事變起滅真浮涯
身世行藏俱逆旅玉堂茅舍一蘧廬鷗起鵰搏各飛舉

蠻觸戰爭兩蝸角雞蟲得失了無補與廢編編汗馬牛
賢愚泯泯卝塵土長嘯勿礙天地卯游思還從竹素園
要知歲晏日斜時此心只與虛空侶一觴一詠姑自娛
斷不傷今更思古力命悠悠詎足論浸述平生記軒廡

可齊陳大卿政成之暇蒐討河渠為鄉國長久
慮開萬世利非君侯其誰屬因效一得以廣盛
心焉

鄭清之

四明瀛海壖大田沃多稼三江納行潦九穀偏畏夏水
治宜講行時哉及閒暇方當暑如惔孰謂晴可乍十雨
非所憂一暴良已怕東有錢湖浸寒玉渺無價西有它

山源盈科通晝夜繼此兩支邑厥田俱下下問之何因
爾水道無所舍河伯空望洋旱魃巧柔鐸絅思井田規
畎澮分漵汊培浚澟高深怒潮敢雄踭官但督賦與誰
肯趨田駕六輔能即功百泉豈難爛頑言均此施利澤
垟追化尽復淮南陂端可儕杜亞

再用韻

孔明本躬耕拱遲請學稼力田乃有秋暑雨敢咨夏聖
賢每憂民孔墨不皇暇因思此歲饑可謂越俗乍豈推
農夫驚亦使達官怕倉無矯制發米滯在東價居然望
豐年譬彼求時夜晝壞來福屋上熟壁中下二麥贖割

雲五萊紛繞舍苗根舒蓰本黍荟析摺鏤龍鱗原錢睦
燕尾水分汶毬獻將西戍秩馬豈歷跨劭農收奇勲省
歛不更駕豫為鄭鄉謀復廣亡山壩功比昔賢倍政隨
時雨化頑刻可齊詩端與雅頌亞

題東山上方

謝公雅志在東山一入黄扉不復還公去我來山屬我
為公償却半生閒

湖上口占

賈舶千艘底處藏媧天濯熱卧湖光山雲疕雨循相逕
水草無花亦自花香野徑偏穿人借問僧茶旋點客先嘗

崇翻思举世趨炎者誰識蘋風五月凉

登鎮海楼 吴潛

鄮山深處古明州新有江南客倚楼鳳闕天遠便望月鯨門海晏不驚秋頭顱已迫殘年景身口聊為卒歲謀蕭颯雨風吹敗葉滿軀清淚自難收

聞同官會碧沚用岀郊韻

碧沚堂前撇水官只應喚作玉壺看頻聞秩秩珧筵展莫遣匆匆銀燭殘酒付别觴寧怕冷詩由廣舌不憂乾老夫孤坐三更月欲往從之良獨難

又

萬頃塘光浩不收花汀竹嶼思悠悠黄公所隱知何地
賀監宜歸乞此洲夜色最佳惟午夜今秋偏好是中
秋舉杯酒露月同吸仰面青天可問不

邵農羣山賦唐律二首

小隊旌旗上翠巖松風十里鎖禪關水深水浅高低澗
春淡春濃遠近山鄉思猛隨蒼鳥去客心暫與白雲閑
天公已是多情殺特把淋頭雨放慳

又

老守憂民若已傷三回奉詔勸耕桑周家綿遠農開國
漢室興隆穀實倉麥緣山地鋤山種水怕多流築石防

田里熙熙如樂土更祈四表共平康

鄉舉鹿鳴勸駕戊午歲郡人程立為舉首

上苑春光已採來諸公逸駕莫遲回點頭定有文鶯坐

燒尾何妨酒吸杯自是功名雖鮮避須知氣節要甄培

老夫親手傳衣鉢來歲圖經用再開